三國史記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新羅本紀 第十一 ◄

三國史記
卷十二 新羅本紀 第十二

► 高句麗本紀 第一

孝恭王

孝恭王立。諱嶢，憲康王之庶子。母，金氏。大赦。增文武百官爵一級。

二年，春正月，尊母金氏爲義明王太[1]后，以舒弗邯俊興爲上大等，阿飡繼康爲侍中。秋七月，弓裔取浿西道，及漢山州管內三十餘城。遂都於松岳郡。

三年，春三月，納伊飡乂謙之女爲妃。秋七月，北原賊帥梁吉，忌弓裔貳己，與國原等十餘城主，謀攻之。進軍於非惱城下。梁吉兵潰走。

四年，冬十月，國原、靑[2]州、槐壤賊帥淸吉、莘萱等，擧城投[3]於弓裔。

五年，弓裔稱王。秋八月，後百濟王甄萱，攻大耶城，不下。移軍錦城之南奪掠沿邊部落而歸。

六年，春三月，降霜。以大阿飡孝宗爲侍中。

七年，弓裔欲移都，到鐵圓、斧壤，周覽山水。

八年，弓裔設百官，依新羅制。〈所制官號，雖因羅制，多[4]有異[5]者。〉國號摩

震，年號武泰元年[6]。浿江道十餘州縣，降於弓裔。

九年，春二月，星隕如雨。夏四月，降霜。秋七月，弓裔移都於鐵圓。八月弓裔行兵，侵奪我邊邑，以至竹嶺東北。王聞疆埸日削，甚患。然，力不能禦命諸城主，愼勿出戰，堅壁固守。

十年，春正月，以波珍飡金成爲上大等。三月，前入唐及第金文蔚，官至工部員外郎沂王府諮議叅軍，充冊命使而還。自夏四月至五月，不雨。

十一年，春夏無雨。一善郡以南十餘城，盡爲甄萱所取。

十二年，春二月，星孛于東。三月，隕霜。夏四月，雨雹。

十三年，夏六月，弓裔命將領兵舡，降珍島[7]郡，又破皐夷島城。

十四年，甄萱躬率步騎三千，圍羅州城，經旬不解。弓裔發水軍，襲擊之，萱引軍而退。

十五年，春正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王嬖於賤妾，不恤政事。大臣殷影諫，不從，影執其妾，殺之。弓裔改國號泰封，年號水德萬歲。

十六年，夏四月，王薨。諡曰孝恭，葬于師子寺北。

神德王

神德王立。姓朴氏，諱景暉。阿達羅王遠孫，父乂兼，〈一云銳謙。〉事定康大王爲大阿飡；母，貞和夫人；妃，金氏，憲康大王之女。孝恭王薨，無子，爲國人推戴卽位。

元年，五月，追尊考爲宣聖大王，母爲貞和太[1]后，妃爲義成王后。立子昇英爲王太子，拜伊飡繼康爲上大等。

二年，夏四月，隕霜。地震。

三年，春三月，隕霜。弓裔改水德萬歲爲政開元年。

四年，夏六月，槨浦水與東海水相擊，浪高二十丈許，三日而止。

五年，秋八月，甄萱攻大耶仇史二[6]城，不克。冬十月，地震，聲如雷。

六年，春正月，太白犯月。秋七月，王薨。諡曰神德，葬于竹城。

景明王

景明王立。諱昇英，神德王之太子。母，義成王后。

元年，八月，拜王弟伊湌魏膺爲上大等，大阿湌裕廉爲侍中。

二年，春二月，一吉湌玄昇叛，伏誅。夏六月，弓裔麾下人心忽變，推戴太祖。弓裔出奔，爲下所殺。太祖卽位，稱元。秋七月，尙州賊帥阿玆盖，遣使降於太祖。

三年，四天王寺塑像所執弓弦自絶，壁畫狗子有聲，若吠者。以上大等金成爲角湌，侍中彦邕爲沙湌。我太祖移都松岳郡。

四年，春正月，王與太祖交聘修好。二月，康州將軍閏雄，降於太祖。冬十月，後百濟主甄萱，率步騎一萬，攻陷大耶城，進軍於進禮。王遣阿湌金律求援於太祖。太祖命將出師救之，萱聞乃去。

五年，春正月，金律告王曰：「臣往年奉使高麗，麗王問臣曰：『聞新羅有三[8]寶，所謂丈六尊像、九層塔幷聖帶也。像塔猶存，不知聖帶今猶在耶？』臣不能答[9]。」王聞之，問羣臣曰：「聖帶是何寶物耶？」無能知者。時有皇龍寺僧，年過九十者曰：「予嘗聞之。寶帶是眞平大王所服也，歷代傳之，藏在南庫。」王遂令開庫，不能得見，乃以擇[10]日齋祭，然後見之。其粧[11]以金玉，甚長，非常人所可束也。

論曰：「古者坐明堂，執傳國璽，列九鼎，其若帝王之盛事者也。而韓公論之曰：『歸天人之心，興太[1]平之基，決非三器之所能也。』竪三器而爲重者，其誇者之詞耶？况此新羅所謂三寶，亦出於人爲之侈而已，爲國家，何須此耶？孟子曰：『諸侯之寶三：

土地、人民、政事。』《楚書》曰：『楚國無以爲寶，惟善以爲寶。』若此者，行之於內，足以善一國；推之於外，足以澤四海。又何外物之足云哉？！太祖聞羅人之說而問之耳，非以爲可尙者也。」二月，靺鞨別部達姑衆，來寇北邊。時，太祖將堅權鎭朔州，率騎擊大破之，匹馬不還。王喜，遣使移書，謝於太祖。夏四月，京都大風拔樹。秋八月，蝗旱。

六年，春正月，下枝城將軍元逢、溟州將軍順式，降於太祖。太祖念其歸順，以元逢本城爲順州，賜順式姓曰王。是月，眞寶城將軍洪述，降於太祖。

七年，秋七月，命旨城將軍城達、京山府將軍良文等，降於太祖。王遣倉部侍郎金樂、錄事叅軍金幼卿，朝後唐貢方物。莊宗賜物有差。

八年，春正月，遣使入後唐朝貢。泉州節度使王逢規，亦遣使貢方物。夏六月，遣朝散大夫倉部侍郎金岳，入後唐朝貢，莊宗授朝議大夫試衛尉卿。秋八月
王薨。謚曰景明，葬于黃福寺北[12]。太祖遣使弔祭。

景哀王

景哀王立，諱魏膺，景明王同母弟也。

元年，九月，遣使聘於太祖。冬十月，親祀神宮，大赦。

二年，冬十月，高鬱府將軍能文，投於太祖。勞諭還之，以其城迫近新羅王都故也。十一月，後百濟主甄萱，以姪眞虎，質於高麗。王聞之，使謂太祖曰：「甄萱反覆多詐，不可和親。」太祖然之。

三年，夏四月，眞虎暴死。萱謂高麗人故殺，怒擧兵，進軍於熊津。太祖命諸城，堅壁不出。王遣使曰：「甄萱違盟擧兵，天必不祐。若大王奮一鼓[13]之威，甄萱必自破矣。」太祖謂使者曰：「吾非畏萱，俟惡盈而自僵[14]耳。」

四年，春正月，太祖親征百濟。王出兵助之。二月，遣兵部侍郎張芬等，入後唐朝貢。唐授張芬檢校工部尙書；副使兵部郎中朴術洪，兼御史中丞；判官倉部員外郎李忠式，兼侍御史。三月，皇龍寺塔搖動北傾。太祖親破近品[15]城。唐明宗以權知康州事王逢

規爲懷化大將軍。夏四月，知康州事王逢規，遣使林[16]彦，入後唐朝貢。明宗召對中興殿，賜物。康州所管突山等四鄉，歸於太祖。秋九月，甄萱侵我軍於高鬱府。王請救於太祖，命將出勁兵一萬往救。甄萱以救兵未至，以冬十一月，掩入王京。王與妃嬪宗戚，遊鮑[17]石亭宴娛，不覺賊兵至，倉猝不知所爲。王與妃奔入後宮。宗戚及公卿大夫士女，四散奔走逃竄。其爲賊所虜者，無貴賤皆駭汗匍匐，乞爲奴僕而不免。萱又縱其兵，剽掠公私財物略盡，入處宮闕，乃命左右索王。王與妃妾數人在後宮，拘致軍中。逼令王自盡，强淫王妃，縱其下，亂其妃妾。乃立王之族弟，權知國事，是爲敬順王。

敬順王

敬順王立。金氏諱傅，文聖大王之裔孫孝宗伊湌之子也。母，桂娥太[1]后。爲甄萱所舉即位，舉前王屍，殯於西堂，與羣下慟哭上。謚曰景哀。葬南山，蟹目嶺。太祖遣使弔。

元年　十一月，追尊考爲神興大王母爲王大后。十二月，甄萱侵大木郡燒盡田野積聚。

二年，春正月，髙麗將金相與草八城賊興宗戰，不克死之。夏五月，康州將軍有文降於甄萱。六月，地震。秋八月，甄萱命將軍官昕築城於陽山，太祖命命旨城將軍王忠率兵擊走之。甄萱進屯於大耶城下，分遣軍士，芟取大木郡禾稼。冬十月，甄萱攻陷武谷城。

三年，夏六月，天竺國，三藏摩睺羅抵髙麗。秋七月，甄萱攻義城[18]府城。髙麗將洪述出戰，不克死之。順州將軍元逢降於甄萱。太祖聞之，怒然以元逢前功，宥之，但改順州爲縣。冬十月，甄萱圍加恩縣不克而歸。

四年，春正月，載巖城將軍善弼降髙麗。太祖厚禮待之，稱爲尚父。初，太祖將通好新羅善弼引導之，至是降也。念其有功且老，故寵褒之。太祖與甄萱戰古昌郡甁山之下，大捷，殺虜甚衆。其永安、河曲、直明、松生等三十餘郡縣相次降於太祖。二月，太祖遣使告捷，王報聘兼請相會。秋九月，國東沿海州郡部落，盡降於太祖。

五年，春二月，太祖率五十餘騎至京畿逋謁。王與百官郊迎，入宮相對，曲盡情禮。置宴於臨海殿，酒酣，王言曰：「吾以不天，寖致禍亂。甄萱恣行不義，喪我國家，何痛如之。」因泫然涕泣，左右無不嗚咽，太祖亦流涕慰藉。因留數旬廻駕，王送至穴城，

以堂弟裕廉為質，隨駕焉。太祖麾下軍士肅正，不犯秋毫，都人士女相慶曰：「昔甄氏之來也，如逢豺虎；今王公之至也，如見父母。」秋八月，太祖遣使，遺王以錦彩、鞍馬，幷賜群僚將士布帛，有差。

六年，春正月，地震。夏四月，遣[19]便執事侍郎金咄、副使司賓卿李儒，入唐朝貢。

七年，唐明宗遣使高麗，錫命。

八年，秋九月，老人星見。運州界三十餘郡縣降於太祖。

九年，冬十月，王以四方土地，盡為他有，國弱勢孤，不能自安，乃與群下謀，擧土降太祖。群臣之議，或以為可，或以為不可。王子曰：「國之存亡，必有天命，只合與忠臣義士，收合民心，自固力盡而後已，豈宜以一千年社稷，一旦輕以與人？」王曰：「孤危若此，勢不能全。旣不能强，又不能弱，至使無辜之民，肝腦塗地，吾所不能忍也。」乃使侍郎金封休，齎書請降於太祖。王子哭泣辭王，徑歸皆骨山。倚巖為屋，麻衣草食，以終其身。十一月，太祖受王書，送大相王鐵等迎之。王率百寮，發自王都，歸于太祖。香車寶馬，連亘三十餘里，道路塡咽，觀者如堵。太祖出郊迎勞，賜宮東甲第一區，以長女樂浪公主妻之。十二月，封為正丞[20]公，位在太子之上，給祿一千石，侍從員將，皆錄用之。改新羅為慶州，以為公之食邑。初，新羅之降也，太祖甚[21]喜，旣待之以厚禮，使告曰：「今王以國與寡人，其為賜大矣。願結昏於宗室，以永甥舅之好。」答曰：「我伯父億廉匝干，知大耶郡事，其女子德容雙美，非是，無以備內政。」太祖遂取之生子，是顯宗之考，追封為安宗。至景宗獻和大王，聘正承公女，納為王妃，仍封正承公為尚父令。公至大宋興國四三年戊寅，薨，謚曰敬順。〈一云孝哀。〉新羅國自始祖至此，分爲三代。自初至眞德二十八王，謂之上代；自武烈至惠恭八王，謂之中代；自宣德至敬順二十王，謂之下代云。

論曰：「新羅朴氏、昔氏皆自卵生。金氏從天入金櫃而降，或云乘金車，此尤詭怪不可信。然世俗相傳，為之實事。政和中，我朝遣尚書李資諒，入宋朝貢。臣富軾以文翰之任，輔行。詣佑神神舘，見一堂設女仙像。舘伴學士王黼曰：「此貴國之神，公等知之乎？」遂言曰：「古有帝室之女，不夫而孕，為人所疑。乃泛海抵辰韓生子，為海東始主，帝女為地仙，長在仙桃山，此其像也。」臣又見大宋國信使王襄祭東神聖母文，有『娠賢肇邦』之句，乃知東神則仙桃山神聖者也。然而不知其子王於何時，今但原厥初。在上者，其為己也儉；其為人也寬；其設官也略；其行事也簡，以至誠事中國，梯

航朝聘之使，相續不絶，常遣子弟，造朝而宿衛，入學而講習，于以襲聖賢之風化，革鴻荒之俗，為禮義之邦。又憑王師之威靈，平百濟、高句麗，取其地郡縣之，可謂盛矣。而奉浮屠之法，不知其弊，至使閭里，比其塔廟，齊民逃於緇褐，兵農浸小，而國家日衰，則幾何其不亂且亡也哉？於是時也，景哀加之以荒樂，與宮人左右，出遊鮑石亭，置酒燕衍，不知甄萱之至，與夫門外韓擒虎、樓頭張麗華，無以異矣。若敬順之歸命太祖，雖非獲已，亦可嘉矣。向若力戰守死，以抗王師，至於力屈勢窮，則必覆其宗族，害及于無辜之民。而乃不待告命，封府庫籍郡縣，以歸之，其有功於朝廷，有德於生民，甚大。昔，錢氏以吳、越入宋，蘇子瞻謂之忠臣，今新羅功德，過於彼遠矣。我太祖，妃嬪衆多，其子孫亦繁衍，而顯宗自新羅外孫，卽寶位，此後繼統者，皆其子孫，豈非陰德之報者歟？！」

註釋

^ 1.0 1.1 1.2 1.3 原本「大」

↑ 原本「菁」

↑ 原本「役」

↑ 原本「殿」

↑ 原本「巽」

^ 6.0 6.1 原本缺刻

↑ 原本「島」

↑ 原本「王」

↑ 原本「荅」

↑ 原本「別」

↑ 原本「帶」

↑ 原本「比」

↑ 原本「皷」

↑ 原本「疆」

↑ 原本「巖」

↑ 原本「遠」

↑ 原本「鮑鮑」

↑ 原本「成」

↑ 原本「使」

↑ 原本「承」

↑ 原本「其」